

燕燕于飞

沈红 著

中国农业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我们向哺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传统农业致敬！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燕燕于飞

中国农业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我们向哺育了中华民族蕴育了中华文明的传统农业致敬！

沈红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燕于飞/ 汎红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207-0322-2

I. ①燕… II. ①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6172 号

燕燕于飞

(YANYANYUFEI)

作 者: 汎 红

责任编辑: 吴立权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207-0322-2

定 价: 4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内容简介

在深圳创业的保定人王燕襄，春节返乡时了解到香港某公司开发的农业项目失败，土地撂荒，村民生活陷入困境。为了回报家乡他毅然接手这个烂尾项目。农业公司即将成立，其深圳投资公司银行账户却被冻结。面对险象环生的资金危机，他没有退缩，带领创业团队百折不挠激流勇进，冲出阴霾迎来曙光。作品以打造高科技农业园区，申报我国首例红枣新品种列入国家高科技扶持项目以及研发中国红枣“可口可乐”饮品为主线，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作品通过对鲜活现实的酣畅描写探索科技扶贫和科研成果产业化途径，诠释“太行山道路”，讴歌以河北农业大学李保国教授为代表的新世纪优秀知识分子，拓展了作品时代背景，增强了作品感染力，是一部青春创业的励志佳作。

燕总当新郎了！新娘就是公司员工苑春兰。

他俩的那些事儿，不仅仅是浪漫，还颇有传奇色彩。这些，早就在金太行农业公司及其高科技生态农业园区周围的十里八乡家喻户晓了；甚至在公司总部所在地京畿重地保定市都有耳闻。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燕总笑容满面，神采奕奕，一股按捺不住的精气神就在身上蓬勃，仿佛立马就可以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上一醉方休。平日里他穿戴比较随意，但今天他必须照规矩西服革履，头发梳得油亮，圆脸庞愈加显得富态庄敬；不大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透射出和蔼且不乏敏锐的目光。他就是凭借着这双眼睛，看准了那一片沃土，看准了身旁的新娘。而当时，新娘苑春兰也是凭着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看准了身旁的新郎，即便是现在，她也不顾忌众目睽睽，含情脉脉地瞅着郎君。此刻，细心的人们或许能够目睹到那幸福的甜蜜犹如闪电在她眉宇间倏地掠过。她那白皙姣好的面容万方仪态，今天经过化妆师的巧手婀娜，螓首蛾眉、双瞳剪水，美若天仙。

距离七一东路京港澳高速路口不远的卓正国际酒店是保定市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一对新人站在酒店门廊前迎接宾客。五月的春天里，暖风徐徐吹拂，湛蓝的天空静穆而安详。广场上的喷泉晶莹剔透，水花喷涌溅落的哗哗啦啦，似乎在拨动着心中那一丝爱情的琴弦，优雅、悦耳、欢愉，悠悠袅袅。

前来喝喜酒的宾客络绎不绝，越来越热闹了。

“欢迎，孙主任！您百忙之中，拨、也拨……”燕总见发改委副主任孙甫苓从一辆丰田越野车上迈下腿来，赶紧抢前几步双手抱住他的胳膊，本想文雅一点，说“您百忙之中，拨冗光临”，但一时忘记“冗”的读音，

脸胀得通红。

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孙主任见燕总支吾着，怔了一下，以为他太激动免不了语无伦次，便伸手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平静一些，敞开嗓门：“燕总啊，小犊子，不简单，当新郎官啦！双喜临门啊！你们那个红枣项目，国家发改委批下来多半年了吧，第一次申报，我参加了，没成。那个过程太难了。燕总，你们，总算挺过来了！——哦，那可是当年河北省唯一的国家级高科技农业项目，咱们保定的骄傲啊！——感谢你们呀！嗯，没错，双喜临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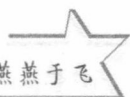
“要说感谢，得感谢各位领导啊！没领导支持，我们几个嘴上没毛的，哪能做成这样的大事儿啊！”燕总欠欠身，脸上浮上敬慕的神色，不无恭维地说。

“还有一喜。”这时候，沉稳持重气质儒雅的郝副市长健步走过来，也伸手拍一拍燕总的肩膀，跟孙主任握下手，然后抬手指一指西北方向，“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市里的规划出来了，燕总那个农业园区纳入规划了——你呀，燕总，又得拼搏一回喽——你要是能翻过这道山坳，我请市作家协会主席给你写剧本，咱们投资再拍一部燕总的《奋斗》，鼓舞年轻人，那一定是荡气回肠的励志片——这，不是三喜临门嘛！”

“我这儿还有一喜，今天，咱们是四喜临门！”早到十几分钟的科技局副局长彭少冠正坐在大堂翻看市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荷花淀》，听外面说话的人耳熟便踱过来搭话。跟两位领导握过手，他扭头冲着燕总一本正经地问：“燕总，听说你奶奶是上海人？”

“没错。”不等燕总回答，郝副市长当仁不让地抢上一句：“燕总的爷爷，那才是名不虚传的抗战英雄，汪精卫身边的‘潜伏’……”

“这我听说过——《色戒》，那是胡诌，燕总他爷爷，可比《风声》惊心动魄多了——”彭局长截住郝市长的话头，用手指点着燕总，微微摇晃着脑袋，“卓正酒店的上海菜在保定鼎鼎有名，但不知道有没有咱们北方的‘四喜丸子’——如果没有，燕总，你赶紧跟厨师交代一下，得给我上一碗。”



“你那‘四喜’还没影儿呢，上什么‘四喜丸子’？老彭，你不怕‘三高’啦。”孙主任慢条斯理地揶揄道。

“怎么没影儿？”彭局长梗着脖子嚷起来：“燕总，金太行出口俄罗斯的大球盖菇已经通过满洲里口岸啦！这，不叫喜事儿？——要不是市里头铆劲儿，省科技局那个‘栽培技术’‘国内领先’证书没那么痛快给你发下来，发明专利没影儿。手里没攥着知识产权，红枣唱独角戏，‘林上林下’经济是瘸子；出口欧洲，那是黄粱梦！”

燕总显得有点腼腆，忙不迭接上话说：“是啊，彭局长说得在理，没有知识产权，拿不到批文，外贸出口，找不到门路啊！——彭局长，‘四喜丸子’太油腻，咱们上淮扬精品菜‘蟹黄狮子头’，管够！”

“哦，哈哈！”彭局长咧开大嘴笑起来，一眼瞥见公司主管园区的副总经理梁进强站在大理石柱边上朝他似笑非笑，他皱了皱眉，一摆手喊道：“梁总，你知道‘大球盖菇’的母种培养基用玉米杆还是麦秸啊？那证书上怎么也印着你的名字，你也要学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啊！”

梁进强笑嘻嘻走过来，慢悠悠地说：“彭局，平常我可没少敬您酒啊——您今天吃不上‘四喜丸子’，菜谱可不是我定的，您甬冲我发火！——呆会儿，我多敬您几杯。”

“你小子油嘴滑舌，你那叫敬酒啊！见过春天给麦子浇头茬水吧，跟大田漫灌有两样吗？哪次不是被你弄到桌子底下出丑啊——”彭局长举拳捶了捶站到跟前的梁进强的肩头，看得出来，他喜欢这个敦厚的小伙子。

一米八几的高个子，宽肩膀方脸盘，梁进强乍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精明果断的职业经理人，可是他鼻梁上架着那副眼镜，说起话来嘴角微微向上翘起露出一丝笑意，却不乏一位学者的睿智和真诚。在今天喜宴上，他就像站在农业园区办公区前小广场的高台上，举着令旗，桃树该剪枝了、枣树该嫁接、深井泵该维修了……，乃至操起家伙跑到被村民剪开的铁丝网豁口前再次与之对峙。他没有片刻悠闲，那边高挑个子的行政部主任周云卓在喊他，他赶紧转身又去忙前忙后了。

挽着新娘，燕总又迎来县里、乡里的几拨嘉宾，他没有步入到几位



领导的语境里去。几年来，他这样置身其外冷静观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称之为一种职业操守，以至于他无数次在心里镣铐着自己的跃跃欲试。他十分清楚，虽然自己的农业公司从嗷嗷待哺的襁褓暗淡中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光明，少不了眼前的几位给予的支持。自己却不能忘乎所以，自以为是地认定被他们一视同仁了。歆享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神龛的烟熏火燎，“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官员，在当前市场经济铜臭的乌烟瘴气缭绕下，让他们以发自内心的觉悟跟草民百姓去平起平坐，真心实意去“为人民”，绝对不可能一朝一夕实现的。经过努力，我们也曾看到过一线希望，却经不起某些厚古薄今的倔强或者心血来潮的作秀，厘不清精华与糟粕，就在撅起屁股朝着孔老夫子弯下腰鞠躬的一刻，身体力行地鼓吹与宣扬，一眨眼功夫，人们各取所需鱼目混珠，多少年追求的崇高努力瞬间前功尽弃。由此可见，打破“官本位”思想的禁锢是多么艰难啊！很多时候，也许是一种不由自主甚至就是自然而然，他们，以及形形色色的行政部门大大小小的权力人物，屁股底下不知不觉飘来一片云吹起一股气，他身不由己晕头转向在不知不觉之中就离地三尺了居高临下了。你得仰视，才有可能看清他那张时常被酒精烧腊成黑红色的脸。这时辰，他们是“爷”，是一座又一座庙，你少磕一个响头，或者一时疏忽少点了一炷香，你要是不跟金蝉脱壳那样脱层皮，还能“活着”，太阳就得从西边出来。燕总思忖着不禁脚筋绷紧了轻轻一跺脚，嘴唇用力抿了抿。

“走、走，别在这儿穷侃了，进去吃块喜糖吧。”

门廊前的人越聚越多，还有几个咋咋忽忽的大嗓门。郝市长招呼大家到酒店里去。他是证婚人，但证婚词是别人捉刀写的，所以他也想着坐下来静心睐一眼，千万别念错啊。

心里念叨着“千万别念错”，但还是在众大庭广众面前出了点儿错。

按照保定当地的习俗，婚礼于近午 11:58 正式开始。广场上鞭炮齐鸣，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里鼓乐轰然奏响，彩灯照耀，人们欢呼雀跃。口若悬河的司仪将婚礼节目主持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精彩、风趣、热烈，走犍飞觥，高潮迭起。

郝市长精神抖擞地走上台，亲切地朝两位新人点点头。在他眼里，燕总似乎一夜间成熟了许多——几年前他随河北省政府经贸团到香港招商引资，与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燕总邂逅相识，当时燕总正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市住铁皮房泡方便面搏击商海；朝气蓬勃坚韧不拔的燕总给郝市长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每次他去香港招商，燕总都会在香港恭候保定市商贸团以尽地主之谊。随着两人不断加深了解，遂成忘年之交。后来燕总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挟持着将保定城市信用合作社改造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商业银行的凌云壮志踌躇满志地回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因国华定州电厂征地血案致使市领导班子调整，新任主管领导经济改革观念与前任迥然不同，将燕总排斥于外。而当时经过他调动多方面资源卓有成效地努力，保定商业银行的筹备方案已经通过国务院银监会的初步审议。多少心血付之东流，但燕总并未因此一蹶不振，继续在深圳开拓发展。一次回乡省亲的偶然机会，他接手县里一片撂荒了的农业园区，决心以此作为回报家乡的新起点。郝市长曾出任保定两个县的父母官，升任副市长后分管过与农业相关的部门，晓谕现代农业的曲折与艰辛，加之当时保定的投资大环境差强人意，所以他并不赞成燕总孤注一掷搞农业。可是燕总有一股倔驴脾气，认准了的方向绝不回头。嗯，现在，曙光已经照耀在太行山下那一片接一片的枣园，燕总，春兰，有情人也终成眷属了！他从心里由衷地为这对年轻人高兴。

轻轻抖了抖手上的一叠纸，似乎在掂分量，刚才坐下来，他匆匆浏览一遍这份证婚词，立即锁紧了眉头，暗暗叫苦：为什么不抽出一晚上自己动手写一份呢？听说这份证婚词是公司那个喜欢舞文弄墨的财务总监萧海飞熬了几个晚上撰写的，这小子念着大学就考了注册会计师资格，又拿下了司法考试，自恃有几分才气，骨子里充盈着傲气，有时候他那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实在让人无所适从。你这是写证婚词吗？洋洋洒洒万余言，你小子想让我跨三十六行拜刘兰芳为师说评书啊！

心里凸起一溜疙瘩，略有不适，抬眼环视宴会厅，恰恰与那边伸着脖子望着自己的萧海飞碰个对眸。这小子均匀的身材，今天穿件挺括的西



装，挺帅；窄脸庞，挂着些疲惫，但眉眼之间闪动着精明与灵气，也不乏激情。他真的应该去做诗人，阴差阳错的，满脑子会计报表上枯燥乏味的阿拉伯数字，确实委屈了。所以你才这么桀骜不驯地写“证婚词”吗？可是，这个场面不能马虎。郝市长决定不去照本宣科，拣精择肥，念念关键的词语，再稍加发挥也一定能语惊四座。于是，他习惯地清了清嗓子，字正腔圆地念起来。

各位来宾，新郎的名字叫“王燕襄”，这是无须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但是，我们都叫他“燕总”而不是“王总”。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咱们保定这块风水宝地，春秋战国的时候属于燕国，这就是新郎的家乡，所以在他们兄弟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燕”字。这个“燕”字寄托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特别是在深圳拼杀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他喜欢朋友们称呼他“燕”。一个“燕”字，感受到荆轲赴汤蹈火的铮铮铁骨，感受到背后的家乡给予的一往无前的力量，也会想起他崇敬的燕国第39任君主燕昭襄王（他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燕昭襄王于危亡中力挽狂澜复兴燕国，使燕国发展到鼎盛，跻身战国七雄。由此激发他内心不屈不挠的勇气，跌倒了重新站起来，义无反顾地走向成功！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叫他“燕总”了。回到保定，约定俗成，人们也这么称呼他，感觉十分亲切。

……他特别倾心燕昭襄王修建在咱们保定定兴县北章村的“黄金台”，因为经过许多年在深圳布满暗流漩涡的商海里搏击，他深切认识到人才决定着一家企业的兴盛衰亡……

而今，正当金太行农业公司捷报频传高歌猛进的时刻，恰逢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应运而生，燕总的名字中的“襄”寓意更加新颖深远，赋予远大的锦绣前程——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遭受山戎侵略，燕国被迫迁都到临易（就是今天保定的容城）。打不过山戎，燕国向“春秋五霸”齐桓公求援。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名号，向山戎大举反攻，救了燕国。公元前657年燕襄公元年，燕国又将首都搬回了蓟城。这蓟城就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这说明什么？为了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金太行农业公司即将向北京进军！

……燕总名字里的“襄”，来自 2000 多年前的“燕襄公”，《易经》发端于燕国，就是现在的保定易县，也难怪燕总他老王家有能掐会算的本事呢，怀里揣着本《易经》呢！——这是预示他有朝一日事业如日中天，以保定的“燕”为根本，于“襄”之良辰吉日，向“燕”的故都北京、向世界大踏步进军啊！

高朋满座的宴会厅里鸦雀无声，人们都在饶有兴致地听着，对其中的牵强附会毫无察觉或者不以为然，好像真的在聆听刘兰芳声震八方的评书。这时《保定日报》社的美女记者闵梅从座位上站起来，举着手机，心直口快地指出郝市长的谬误。

“郝市长，有点不对劲儿吧——我上网查了下，‘燕襄公’和‘燕昭襄王’相差 20 多代，300 多年呢，一个在春秋，一个在战国；而且，燕国是从公元前 332 年的燕易王开始称王，燕总的名字如果来自‘燕襄公’，那么他的姓氏就不好解释了。”

“哦，什么，‘燕襄公’、‘燕昭襄王’、‘燕易王’，这个——”

被突如其来的质疑搞得有点手足无措，但郝市长能够处事不惊神情自若。他瞥一眼闵梅，并不恼怒。闵梅今天略敷粉黛光彩照人，温婉中透露着坚毅，尤其当她张嘴莞尔一笑，嘴角如弯月恰似一枕甜梦，勾起许多美好遐想。郝市长毕竟经过大世面，稍一踌躇，立即察觉到自己颠倒了时间，史实确有混淆，便灵机一动，微微一笑，举重若轻，就好似拈手拿来：

“现在，年青人不是时兴‘穿越’嘛，我这老朽也时髦一把——常言道‘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个建议，咱们现在国泰民安，和平和谐，还是少一点‘悲壮’吧，多一点‘慷慨’——你们看，我一个穿越，就把 300 年的两个吉祥的‘襄’送给了燕总，够‘慷慨’吧——燕总啊，进了北京，我不要‘四喜丸子’，你得在前门大栅栏东口的全聚德给我来一只正宗烤鸭！”

大家被郝市长穿越了 20 多代 300 多年无与伦比的幽默给逗笑了，一



阵嘻嘻哈哈欢声笑语之后，便是觥筹交错，脸红脸白，如痴如醉。

新郎新娘一桌挨着一桌转着圈敬酒，来到了河北农业大学这桌。这里聚集着公司农业技术人才，闪耀着公司赖以发展的科学智慧的光芒。

浓眉大眼的赵溪清，是公司的技术总监；宽脸盘的孟序东教授，是中国乃至世界顶尖枣树专家。他俩正探讨着一个单株选育的问题，全神贯注，丝毫没有察觉燕总已站在身后。当燕总将酒杯举到孟教授眼前，他才一个激灵，蓦地站起来，下意识地抓起酒盅与燕总的酒杯碰出一声脆响。

“感谢孟教授对金太行的一贯支持，国家高科技项目申报成功，关键是你们农大的科研成果太给力了。来，我敬您，干了！”

“嫂子，你得跟燕总来个交杯酒！”

“对啊，师姐，喝个交杯酒吧——不，连喝三杯，必须的。”

公司的技术人员大都毕业于河北农大，春兰也是，一帮师弟师妹起哄，闹着让他俩喝交杯酒。她脸颊绯红但不忸怩，递上酒杯斟满，挎起郎君的胳膊红唇就使劲凑向酒杯。谁知哪个坏小子轻轻一拨燕总的胳膊，刚要喝到嘴里的喜酒一下子就闪开了。这么若即若离，周围的人们喜笑颜开，却把两位新人折磨得不亦乐乎。还是赵溪清过来扒拉开捂着肚子笑得喘不过气儿来的帅哥靓妹，这杯交杯酒才灌进两人的肚子。稍稍喘口气，看到公司的那几桌，有的吊起了苹果，有的剥开糖果，都在翻着花样预备测试二位新人的爱情热烈的摄氏度。燕总倒是胸有成竹，面无惧色；春兰似乎有点战战兢兢，不由自主地往燕总身后躲。

“燕总！”两人正朝门口的那桌走，突然见到一个小伙子跑进来，定睛看到他俩，大喊一声就飞奔过来。

“宝臣。”燕总看清了来人的面貌，认出是公司农业园区邻村的刘老汉的儿子刘宝臣。

“燕总，给，我爹进山打的，让我赶紧给你送来。”宝臣一猫腰从手里的蛇皮袋里拎出一只剥了皮的血淋淋的野兔子，憨厚地笑着，“我爹说城里的筵席吃不到野味，加个菜吧。我爹还让我恭喜你娶媳妇！”

梁进强走上前，笑呵呵地说：“别一口你爹你爹的，你不恭喜燕总啊？”

“呵，梁总啊，我当然恭喜啦！”宝臣扭脸又冲着燕总，大声禀告：“我爹还说了，你跟他唠过燕昭襄王‘千金买骨’的大事，他记牢了。他说，今儿是你新婚大喜，你是金贵人物，收了他乡下老汉的野兔子，明儿好多能干大事的人物就都投奔你来了。”

燕总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一股滚烫的情愫席卷他的肺腑，他眼睛湿润了。虽然刘老汉的理解未必与史实贴切，但农民那种的淳朴与知恩图报的情感却毫厘不爽，犹如盛夏的骤雨倾盆而下，你躲闪不及，已经浑身浇透。他抱住宝臣的肩膀，一时语塞，他在心里问自己：你，王燕襄，不也是农民出身吗？你，又何曾把刘老汉他们一视同仁？没错，我是计划回县城再摆几桌酒席，但是，刘老汉，还有眼前的宝臣，他们，是否列入了你邀请的名单？

宴会厅里如此安静，以至于燕总的话语在大厅的空间里产生一种共鸣的震颤。那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他吩咐道：

“梁总，进强，去，请厨师把兔子炖成汤，请在座的都尝一口。”

婚宴按部就班地往下进行，却又出现了料想不到的事情。在大厅里收拾账桌的公司出纳冯慧和行政部文员齐娜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尖声呼喊：“燕总，有个、自称姓尤的、尤总，来了、来了——”

尤总？燕总脑子转着，哪个尤总？这个不速之客难道是香港莲蒂公司的总经理，那个尤、尤……没等他想明白，宴会厅门口已经大步走进来几位，其中一位相貌堂堂却袒胸露背，朝大厅里面四下张望。

真是冤家路窄啊！燕总咬着牙嘟哝了一句。

二

“王总，哦，对了，还是叫你‘燕总’顺耳——”县长刘邦庆接过燕总递过来的香烟，刚要从衣服兜里往外摸打火机，见燕总咔嚓打着了手里

的火机送过来，他赶忙凑近火苗深吸一口，烟头红光一闪，他再挺直腰板，两指夹起烟卷，吐出一口白烟，忧心忡忡地说：“不瞒你，燕总，你看见的那些聚集在县政府的村民呢，是咱们县里的一桩心病啊！”

看似随意的一瞥或注视，燕总的眼光却紧盯着四十冒头的刘县长，他在察言观色，心里揣摩着他的秉性和期待。因长期下乡，刘县长紧绷的脸颊，山岩一样的坚毅，被日头晒得略显古铜之色，深邃的眼睛、高挺的鼻梁，显得十分自信和干练；他喜欢做手势以加强话语的表达力度，可见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表里不一的和事佬，跟这样的领导打交道，心里敞亮踏实。

“我听说是因为他们的责任田被县里收了，划给香港老板开发农业项目。这是好事啊，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呢？”

“谁说不是好事呢。可是，好事得办好了才是好事，办不好，好事只挂在口头，好叫的麻雀没有二两肉，肯定搞砸喽！”

“香港老板就这么跑路啦，丢下烂摊子不管了？”

“跑了，跑了，烂摊子铺得那么大，扔给了县政府，没有实力收拾不起来啊。咱们县的情况你也知道，底子薄，哪儿有资金往里面投啊。如果把责任田再交给村民耕种，造成的窟窿，补不上不算，再从农民手上征这么一大块地，那真是大南门里种南瓜难上加难啦。”

“刘县长，今天来拜访您，就是想接手这个烂摊子，我来投入资金，把好事办好。您看怎么样？”

“这样，当然好了！不过，燕总，我知道你在深圳打拼多年，有经验有实力。不过，我先给你泼一盆凉水，你一定要清醒！——在家乡干农业，可不比政策上左右逢源全面开放的深圳，干那些投机钻营短平快如鱼得水。你呢，必须塌下心来，眼望过去至少得六七年。如果想着立竿见影三两年就捞一笔大钱溜号，我劝你还是远离农业——香港公司就是抱着百米冲刺的心思来投资的，不知道农业是练耐力的万米长跑，所以栽了跟头。”

“刘县长，我也是农民出身，知道从土里刨食的辛苦，就算我用这种

方式回报家乡，也给咱们县解决点实际问题吧——困难嘛，肯定有，也不会少，但我已经考虑过了。”

“这，既然你决心已下，我是求之不得啊。对于那些静坐的失地村民来说，你给了他们希望啊——这样吧，等县里上会再研究一下，出个文件，毕竟涉及方方面面，那样你下来也好操作。”刘县长停顿一下，用商量的口气问：“还有个事，香港公司欠了两年的土地租金有200万，这是火烧眉毛的事，得让村民吃饭啊。不然，你接手后恐怕也安生不了。你看，燕总，能不能先给垫付一下？”

从县政府大院出来，初春的风依然料峭，但燕总浑身燥热，他分明感觉自己心中的血就要沸腾。刚才跟刘县长握别时，他还提到了自己的“见面礼”，看来成功的几率很大。

今年，他从深圳回家乡过春节。自己的几个兄弟，三弟燕开膀大腰圆最壮实，那天就是他驾车到北京首都机场来接他。当时车开进县城，路过县政府大院，他注意到门前聚集了很多村民，许多警察虎视眈眈拉起警戒线，防备乡亲们闯进院子里面去肇事。

“老乡们这是为什么啊？”

近些年因为不满征地拆迁补偿，民众与政府的纠纷层出不穷，个人面对政府，胳膊拧不过大腿，万般无奈他们成群结队到政府门前以聚集静坐等方式表达诉求，这种软磨硬抗偶尔也能奏效。于是，这种方式在各地迅速蔓延开来，煎制成了一贴令地方政府叫苦不迭的牛皮膏药。燕总也是随口问一句，并没有奢望听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回答。

“前几年，有个香港公司包了云北乡的几千亩地，种果树，他们搞的现代果木园区宣传得挺邪乎，这条街口原来就有个他们的广告牌，那口号喊的，比他妈‘一针灵’还响呢。”

燕总觉得有点新奇，迫不及待地追问：“村民为什么跑到县政府来了，园区没搞成吗？”

“可不是嘛，香港老板往园区扔了几千万，见不到效益，实在扛不住了吧，撒丫子没影了……”



“那不坑苦了老乡啦！”燕总的心不觉一沉，他知道云北乡紧靠山区，在本县属于欠发达乡镇，这么一搞，肯定雪上加霜。

“嗨，谁坑谁啊！香港老板也够惨的——几千万呢，据说种下的那些果树，年春晌剪剪枝就得几十万。只怪他们当时想得太简单，没计划好，倒了霉。”

后来燕总一直坚持认为，自己与这片土地灵犀相通，虽然当时他没有再说什么，却在心里盘石桑苞搁下了这桩事。

除夕那天，他百无聊赖，好像今天会有一个冥冥之中的邂逅，鼓动着自已赶到一个必将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是，究竟是什么地方，他也茫然无知。他在屋子里院子里转了半天，忽然见本家侄子王栋才来看望奶奶，他立即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他问侄子，前几天让他去打听的有关香港老板搞的农业园区的事情弄清楚没有。栋才咧嘴一笑说，搞得门儿清。于是他不由分说拽起侄子，拉开早前从深圳开回来的那辆帕萨特的车门，叔侄俩钻进去，一踩油门蹿到了云北乡。

下了省道，向东拐，前面有一个村庄。栋才说这是石灵村，香港的那个农业园区把这个村的土地全占了。

快到村口了，突然从村子里冲出一个青年人，后面紧跟着几个，有位老汉声嘶力竭地叫喊。他们停下车，这时老汉慌忙招呼他们帮他拦住青年人。他俩听清了，燕总开车门下来，把路堵住。这时他才看清楚青年人手上紧紧攥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瞪着血红的眼睛，一副拼命的架势，马上就要冲上来了。

“大兄弟，求求你们啦，帮我截住我那混小子——”老汉扯着嗓子叫喊。

燕总已经没有退缩的余地，心里也不愿意看到年根响闹出什么流血悲剧来。他伸开胳膊，佯装镇静，气势上压住，大声问：“这位大哥，大过节的，杀猪宰羊，干吗往村外跑啊？”

“我去杀人，杀他狗娘养的！”青年人恶狠狠的叫喊，把菜刀一横，“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赶紧让开道。”

“后面追你的那人，是你爹，对吗？”

“是，是我爹，怎么了？赶紧给我闪开——”

“你杀了狗娘养的，杀人偿命，你也得吃枪子儿——谁给你爹养老送终？”

“这，我不想那么多，我就是杀了那个狗娘养！你、你——”

时间稍一耽搁，后面已经冲上来几个，有人抱腰，有人抱腿，有人夺下菜刀。他爹也喘着粗气赶上来了，朝着燕总感激地作揖，想说一句感谢的话，但喘着气说不出来。他转头与儿子对视，目光中传递着亲情、隐忍、无助与恼恨。

“爹，我一定要杀了那个狗娘养，他欠着工钱不给，还打我呀！”

“不能杀他啊！杀了他，你也活不了，你活不了，爹也活不了——”

见父子俩抱头痛哭起来。燕总心里沉甸甸的，长舒口气，转身上车。

村里的街道狭窄泥泞，坑坑洼洼，他们小心翼翼地往前开，陷进泥坑就麻烦了。路两侧近几年盖的红砖平顶房屋之间夹杂着一些青砖坡顶的破败老屋。春节前夕，村子里却没有洋溢着喜庆气氛，唯有院落门亭贴着的鲜红的春联散发着些许春天的气息，却不见一家挂红灯笼的。村子不大，他们很快就贯穿而过。到了村外，豁然开朗的天地，残寒和晦暗压抑不住的万物复苏的春熙和风扑面而来。

“二叔，路两边的果树林，都是香港园区的。”栋才隔着挡风玻璃比划着。

这辆帕萨特在一片桃树园前面停下车。他俩登上南侧的一面坡地，居高临下将这片荒芜多年的园区一览无余。

“嚯，几千亩，好大一片啊！有气魄！”燕总心情好起来，畅快地呼喊。

他们站在园区的西南角，面朝东北方向。环视四周，可以看见一条水泥环路围绕着园区，紧靠路的外侧竖立着护卫的铁丝网，已经破败不堪，形同虚设。紧挨着的路对面是大片低矮的果树，是桃树，东边连片的细高细高的应该是枣树，夹在中间错落着一些红砖的房屋，水塔和烟囱，格外显眼。那里应该是园区办公和生活的地方。他发现还有大片的空闲地，尚未开发，但其中有一小片一小片被耕种的，地上还残留着一些农作物的秸秆。